

皇明從信錄卷四

東莞 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戊申 大明洪武元年

正月壬申朔，四日乙亥，祭告天地，即皇帝位於郊壇內，羣臣朝賀，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遂詣太廟，追尊四代祖考妣皆為帝后。

時京師雨雪連晝，城市陰晦，及祭告，即位。天宇澄清，風和景霽。香霧凝露，雉露中星。又臨川獻瑞木，木中拆有文曰：天下平，質三而文玄，當有文處。木理隨畫，順成。似與周顛仙言相符合。蓋天開隆運，其禎祥不可枚舉。

立妃馬氏為皇后，立世子標為皇太子。初，上率師渡江，后亦率將士妻妾繼至太平，及居建康，與吳漢戰。

無虛日。親率妾媵完緝衣。鞵助給將士。夜分不寐。時常助上規畫。動合事機。上嘗焚香祝天。願天命早有所付。毋苦天下生民。后謂上曰。方今豪傑並爭。雖未知天命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殺人爲本。顛者扶之。危者救之。收集人心。人心所歸。卽天命所在。彼縱殺掠以失人心。天命所惡。雖其身亦難保也。上曰。爾言正合我意。及是冊立爲皇后。上謂侍臣曰。管光武勞馮異。以倉卒蕪蕪亭豆粥。濟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君臣之間。始終兩全。朕念皇后起布衣。時同甘苦。嘗從朕在軍。倉卒自恐饑餓。懷糗餌食。朕比之豆粥麥飯。其困尤甚。昔唐太宗長孫皇后。嘗

福
無職之

隱太子構隙之際，內能盡孝，謹承諸妃，消釋嫌疑。朕素為郭氏所疑，徑情不恤。將士或以服用為獻，后先獻郭氏，慰悅其意，及欲危朕。后輒為寬縱，卒免干患。殆尤難於長孫皇后者。朕或因服御詰怒小過，輒謂朕曰：主忘昔日之貧賤邪？朕復為惕然。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罷朝，因以語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且妾安敢比長孫皇后，但願陛下以堯舜為法耳。

按我朝高皇后之德，無異姬奴，其以志貧賤相揚，以夫婦君臣相保難易致微，尤深得納瞞之體。

以李善長為中書左丞相，徐達為右丞相，章溢為御史中丞。○丙子，以即位改元，詔告天下。○辛巳，以李善長等善

東宮官先是劉基陶安言于上曰適聞中書及都督府議做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為之上曰取法於古必擇其善者而從之元氏胡人事不師古設官不以任賢惟其類是與豈可取法且吾子年未長學問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通古今識達機務他日軍國重事皆令啟聞何必效彼作中書令乎乃命詹同取東宮制觀之謂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取廷臣勛德老成者兼其職老成舊人動有典則若新進之賢者亦選擇參用夫舉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尚齒尊賢之道輔導得賢人各盡職故連抱之木必以授良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

此法行之
萬古無弊

工於是李善長爲太子少師兼詹事馮勝兼副詹事楊憲兼府丞徐達兼太子少傅常遇春兼太子少保鄧愈湯和兼太子諭德章溢兼太子贊善大夫劉基兼太子率更令上諭善長等曰朕於東宮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于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内事當啓聞太子或有聽斷不明而與卿等意見不合卿等必謂府僚導之嫌疑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賓客諭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且妙選名儒爲之賓友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狃于安逸軍

旅之事多忽而不務。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三公所言不可忘也。

定祀典

勅李善長陶安等曰。自昔聖帝明王有天下。莫不嚴於祭祀。以交於神明。朕誕膺天命。統一海宇。首建郊社宗廟。以崇祀事。顧草創之初。典禮未備。將何以交神明而致靈貺。卿等其酌古今之宜。務在適中。定議以聞。於是善長等奏有國大祀曰圓丘。曰方澤。曰宗廟。曰社稷。各具沿革以進。○中書省御史臺臣進所修大明令。命頒行天下。諭之曰。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令以教之于先。律以齊之于後。書曰。刑期于無刑。天下果能遵令而不犯于律。則措斯

大明令

亦不難。故命頒行四方。惟爾臣庶。體予至懷。○定衛所官軍及定將帥將兵之法。其法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爲一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爲一所。一百一十二人爲百戶所。每百戶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領鈐束以指揮使等官領之。大小相聯。以成隊伍。有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旣旋。則上所佩將印於朝。官軍各回本衛。大將單身還第。權皆出於朝廷。不敢有所擅調。自是征伐率以爲常。○詔製宗廟器御。○大宴羣臣于奉天殿。○上居新宮。○命道士周原德往登萊州。諭祭海神。○天下府州縣官來朝。陛辭。上諭之曰。天下初

定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息之惟廉者能約已而利人貪者必賤人而厚已况人有才敏者或尼于私善柔者或昧于欲此皆不廉致之也爾等當深戒之○設尚寶司

職在禁廷守寶璽符牌印章而辨其所用有事請於內既事奉而藏之凡寶十四曰奉天之寶以鎮萬國祀天地曰皇帝之寶以冊封賜勞曰皇帝信寶以徵召軍曰天子之寶以祭享恩神曰天子行寶以封賜夷蠻曰天子信寶以調發蕃兵曰制誥之寶以議誥命曰勅命之寶以識勅命曰廣運之寶以識黃遷勅禁曰御前之寶以進御座從車駕曰皇帝尊親之寶以祭賜宗人曰敬天勅民之寶以調迎有司凡扈守侍衛令詳之號六曰中木火土金水以警夜巡金牌之號五曰仁義禮智信以嚴守衛凡半字銅符之號四曰承東西北以清直守者右半合符而從事焉凡銅牌之號一曰勇以清直半也半牌之號五曰勳親文武樂以察朝參凡祭請之

號三、曰、信、供、執、以、謹、祀、事、凡、隸、魚、銅、牌、之、號、二、曰、嚴、以、
肅、直、衛、曰、善、以、潔、祀、壇、凡、符、驗、之、號、五、曰、馬、水、遠、通、信、
以、給、傳、郵、
通制命

胡廷瑞等兵至建寧元守將同僉達里麻參政陳子琦謀
固守老我師廷瑞督兵環其四門攻之不能支達里麻夜
潛詣營納款詰且總管崔也先不花亦率眾出降廷瑞整
兵入城執陳子琦送京師○湯和廖永忠等進兵取延平
先遣人招諭元平章陳友定不從遂進至延平分一軍渡
水攻其西門友定不敢爭鋒但嚴兵固守諸將數請出戰
友定疑其有二心殺其將蕭院判士卒多踰城夜遁我師
遂併力攻之友定勢蹙退于省堂啣藥飲之參政文殊海

平陳友定

牙等開門出降我師入城友定復蘇遂械送京師太祖
以賜胡深子禎禎爵其肉以祭父

史臣曰陳友定方國珍雖託名元臣其寔元賊蓋不能
自舉義聲討故假元名號權力以糾眾耳非所謂素傑
之士也友之二人才亦相埒故皆窮棟數郡殊無遠圖
我太祖既克漢吳此輩皆奔奔疾耳故命將北伐而
以偏師定之雖然使非聖武布昭諸將宜力以肆討不
庭則其狡謀悍性雖不能縱橫中原豈難于為尉陀哉
漢高帝滅秦楚項平定中原而尉陀桀驁南荒漢兵曾
不能踰嶺南以然一矢至文帝遣使始獲稱臣武帝用
兵方今納土其視我聖祖之南征北伐並奏膚功矣
海冰天同歸版籍者豈不大相遠哉嗚呼此我聖祖
之所功也

二月楊璟遣千戶王廷將兵取寶慶先是王師巴克寶慶
既而復為元將周文貴所陷至是廷進兵朱黃灘賊眾千

福康平

取廣東

首心洞達
光明千尺
情地勢無
橫談疑附
妙請勸語
其竹在前
不待臨葉

餘據險拒戰廷擊敗之周文貴遁去遂下其城○胡廷瑞
 等○~~蔡~~光汀州路守將陳國珍納款于是泉州漳州潮州郡
 縣相繼降附福建悉平○命平章廖永忠為征南將軍叅
 政朱亮祖為副率師由海道取廣東勅諭永忠等曰王者
 之師順天應人所以除暴亂解倒懸以慰民望朕昔平定
 武昌荆湘諸郡皆望風款附常遇春克贛州南安嶺南數
 郡亦相繼來歸此無他師出以律人心悅服故也今兩廣
 之地遠在南方彼此割據民困久矣定亂安民正在今日
 彼聞八閩不守湖湘已平中心震懾無固守之志若先遣
 人宣布威德以招徠之必有歸款迎降者可不勞師旅慎

勿殺掠。阻向化之心。如其拒命。舉兵臨之。據其險要。絕其聲援。未有不下者。且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州既下。則循海州郡。可傳檄而定。海北以次招徠。留兵鎮守。仍與平章楊璟合兵。取廣西。用師方畧。率用是道。蕭清南服。在此一舉。○又勅贛州衛指揮使陸仲亨。率本衛及南雄韶州等鎮軍馬。會廖永忠等征廣東。論之曰。近命平章楊璟等由湖廣取廣西。平章廖永忠等由福建取廣東。今特命爾率師由韶州直趨德慶。三方進師。爲犄角之勢。舉無不克。廣東既下。合兵以取廣西。先聲旣震。勢如破竹。但撫輯生民。無縱侵掠。○又勅都督康茂才。總率步騎大軍。往山東來。

取中原

惟聖訓
為能行其
所明

定賦役

同大將徐達等併取中原。○詔以太牢祀先師孔子于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諭之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相並。故後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盡禮，修其祀事。朕今為天下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聖之道。今既釋奠國學，仍遣爾修祀事于闕里，爾其敬之。○徐達等兵取南昌路，斬其守將申榮、王元輔，進克棗州，攻安樂，元守將俞勝遁去。其郎中張仲毅出降。○定賦役法。

法以田一項出夫一人，不及頃者以別田足之。遇有興作，于農隙徵發。上慮經營興作，役及貧民，故定此例。

改太史院為司天監，又置回回司天監。○詔湯和還明縣，造海船，漕運北征軍餉。

精兵不如
良將將勝
不若主勝
兩言為千
古用兵之
多

通變方可
軍物古法

三月徐達等引兵上黃河克永城歸德許州取汴梁守臣
李景昌遁○以劉基為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上
御奉天門與劉基論用兵謂基曰克敵在兵而制兵在將
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其人則兵必敗是以兩軍之間
決死生成敗之際有精兵不如良將基對曰臣蒙 聖上
厚恩得侍左右每觀妙策初謂未必皆然及至摧鋒破敵
動若神明臣由是知任將在上將之勝不若主之勝也然
臣觀 陛下常不拘古法而勝此尤所難也 上曰戰者
謀也因敵制勝豈必泥於古哉朕嘗親矢石觀戰陣之事
闔闢奇正頃刻變化猶風雲之無常勢要在通其變耳亦

罪不拘古
法便為通
變要得
聖訓之言
之志

何暇論古法耶。○陳州守將左君弼降，先是君弼自廬州走安豐，安豐破，復走汴梁。元將李克彞使守陳州。上遣使陳州，以書諭君弼曰：曩者兵連禍結，非一人之失，予勞師暑月，與足下從事。足下乃舍其親而奔異國，是皆輕信羣下之言，以至於此。雖悔何及。今足下奉異國之命，禦彼邊疆，與予接壤。若欲獻計帥師，復境其中，輕重自可量也。且予之國，乃足下父母之國，合肥之城，乃足下丘壘桑梓之鄉，寧不思乎。天下兵興，豪傑並起，豈惟乘時以就功名，亦欲保全父母妻子於亂世。足下以身為質，而求安於人，既已失策，復使番白之母，糟糠之妻，獨居寡處，各天一方。

覆示遷居
之吉自使
人一字一
或一字一
象

朝思莫望。以日爲歲。足下縱不妻子爲念。何忍忘情於老親哉。功名富貴。可以再圖。生身之親。不可再得。足下能留意。于是幡然而來。予當棄前非。仍復待以故舊。則足下以天理人心。舉無不順矣。君弼得書。猶豫不能決。上乃歸其毋于陳州。君弼感泣。至是王師下山東。西至汴洛。君弼納款降。命爲廣西衛指揮僉事。○楊璟等兵圍永州。月餘不下。璟乃分兵遣周德興張彬進取全州。元平章阿思蘭夜遁奔象州。全州民以城降。於是道州寧州桂陽藍山常寧守將皆來降。攻武岡州。守將曾權亦降。○廖永忠等率舟師自福州航海趨廣東。先遣人以書至廣州。招諭元分

省左丞何真，真廣州東莞人，少英偉，好書劍。元末，仕爲河源務副使，嶺海騷動，弃官歸鄉里，率衆保障。至正乙未，邑人王成、陳仲玉構亂，真請于行省，舉義兵除之，擒仲玉，以歸。成築砦自守，圍之久不下，真募人能縛成者，予鈔十千。于是成奴縛之，以出。真笑謂成曰：「公奈何養虎爲害？」成慙謝，奴求賞，真如數與之。使人具湯鑊，駕諸轉輪車上，成懼以爲將烹已也。真乃縛奴于上，促烹之，使數人鳴鼓推車，號於衆曰：「四境毋如奴縛主以罹此刑也。」又使數人鳴鈺，督奴妻炊火，奴一號則羣應之。曰：「四境有如奴縛主者，視此。」於是人服其賞罰有章，以爲光武待蒼頭子，密不能及。

也。就歸之。遂併有循惠二州。嶺表民賴以安。元授以江西

分省左丞。或陳符瑞勸為尉陀計者。輒斥絕之。永忠等師

至潮州。真遣其都事劉克佐上其印章并籍所部郡縣戶

口兵馬錢糧表奉歸附。○四月朔。永忠等師至東莞。何真

率官屬出見師。進次虎頭關。元將盧左丞張元帥各率所

部來降。遂入廣州。時偽參政邵宗愚據三山寨。殘暴聞王

師入廣。遣人納降。而遷延不至。永忠知其詐。乃下令往攻

之夜。二鼓發兵直抵其寨。詰且破之。獲宗愚及其徒黨皆

斬于市。馳檄往諭海南南海北之郡縣。悉皆歸附。○陸仲亨

率師略定英德清遠連州肇慶等處。進攻德慶。元守將張

異之才

百倍國

友定何

自制一

知天命

在領心

附其所

牽附之

也

諸將如

青正

一不

磨不

磨不

不為過分

鵬程棄城走廣東。悉平。○廖永忠遣人送何真降表請京
 師。上賜詔褒真謂其保境安民以待有德。不勞師旅。先
 期來歸。其視漢唐名臣。竇融。李勣。奚讓。特召真乘傳入朝。
 賜宴。仍賜白金千兩。文綺紗羅綾絹各百匹。將校各賜有
 差。論之曰。天下紛紛。所謂豪傑有三。易亂為治者。上也。保
 民達變。識所歸者。次也。負固偷安。流毒生民。身歿不恤。斯
 不足論矣。頃者師臨閩越。卿即輸誠來歸。不煩一旅之力。
 使兵不血刃。民庶安堵。可謂識達變者矣。授真中奉大夫。
 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楊璟等兵克永州。鄧祖
 勝。食盡力窮。啣藥死。參政張子賢。萬戶何義。千戶劉仲。拒

守、胡海等踰城入，子賢復率衆巷戰，衆潰，執子賢及元帥
鄧思誠等，遂克其城。璟引兵進攻靖江。今桂林○命御史大
夫鄧愈統領襄陽等衛官軍，征取淮漢，迤北未附州郡，愈
遣指揮王成吳復等攻唐州，克之。又取南陽，生擒蔡國公
史克新等二十七員，軍士一千五百人。○徐達率諸將進
攻河南府，傅友德分兵取河南諸山寨，首取福山寨，元右
丞潘恭兒降，進攻陵青寨，克之。黑山寨守將聞風遁去，又
克仙人寨，獲守寨牛叅政等，克神頂寨，元守將張知院以
其衆降。達等進兵洛水北塔兒灣，元將詹同脫因帖木兒
率衆五萬迎戰，常遇春單騎執弓矢衝入其陣，敵發二十

騎攢槊刺遇春遇春一箭中其前鋒大呼殺入敵敗散走
唐同等奔陝州其衆悉降遂營于河南城北門其行省平
章梁王阿魯溫請降乘勝進克陝州直抵潼關李思齊部
將張德欽薛穆飛等拒戰馮勝先登擊敗之遂入潼關攻
李思齊營思齊奔輜重奔鳳翔我師遂取華州時陝西州
郡皆李思齊張思道即張二人所據○時河南諸郡皆下
獨裕州守將郭雲勇而有謀累戰不克招之不從後以孤
軍戰敗被執上嘉其忠義釋而用之○立山東行中書
省調江西行省參政汪廣洋爲山東參政以翰林學士陶
安爲江西參政○山東州郡新附詔今年夏稅秋糧盡行

獨免。○命指揮朱英復姓沐，調守建寧，節制邵武、延平、汀州三衛。時英從大將征閩有功，遂有是命。未幾擢都督。○命工畫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爲圖以示子孫。謂侍臣曰：朕家本業農，祖父皆長者，世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圖此者，使後世觀之，知王業艱難也。起居注詹同等頓首曰：陛下昭德垂訓，莫此爲切。上曰：富貴易驕，艱難易忽，久遠易忘。後世子孫生長深宮，惟見富貴，習于奢侈，不知祖宗積累之難，故示之。以此使朝夕觀覽，庶有所警也。○命儒臣學士朱升等修女誠諭之曰：治天下者，修身爲本。正家爲先，始于謹夫婦，后妃雖

後助之際
聖明洞然

清小無初
之見

毋儀天下。不可使預政事。至嬖嬖之屬。不過備職事。侍中
 橫。若寵之大過。恐驕恣犯分。上下失序。歷代宮闈。政由內
 出。未有不為禍本者。夫內嬖惑人。甚于鳩毒。惟明主能察
 於未然。其他鮮不為所惑。卿等為朕述女誠。及古賢妃之
 事。可為法者。示後世子孫。有所持守。○新州進竹簾。却之。
 上謂中書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故無耳
 目之娛。玩好之失。今新州所進竹簾。固為用物。但未有命
 而來獻。若受之。恐天下聞風。皆爭進奇巧。則勞民傷財。自
 此始矣。命却之。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有所獻。○
 定天子祭祀冕服。上謂陶安曰。五冕禮大繁。今祭天地

損益隨心
女順自中

宗廟則服袞冕社稷等祭則服通天冠絳紅袍餘不用
五月禁宦官不得典兵預政○大將軍徐達調都督郭興
守潼關先是馮勝既拔潼關請於達曰潼關三秦門戶最
爲要害李思齊張思道日所覬覦宜擇將益兵爲戍守達
遂以命興統指揮張龍于光等守之○上巡幸汴梁議定
都兼謀取元都○廖永忠朱亮祖進兵取廣西攻梧州元
達魯花赤拜住率官吏父老迎降時元吏部尚書普顏帖
木兒張翔以便宜從事入廣西行次藤州聞我師至卽欲
募兵迎戰民無有應之者旣而聞州守吳庸出降乃率所
部百餘人走鬱林亮祖勒兵追斬之於是潯貴等州郡以

次降附亮祖分兵道府江進克平樂府。○時王禕出爲流
以初古路之應如此州府通判上疏曰臣聞自古帝王定天下成大業者必祈
天永命以爲萬世無疆之計所以祈之者在乎人君修德
而已君德旣修則天眷自有不能已者書曰皇天無親惟
德是輔此之謂也人君修德之要有二忠厚以存心寬大
以爲政二者君德之大端也是故周家以忠厚開國故能
垂八百年之基漢室以寬大爲政故能成四百年之基簡
冊所載不可誣也夫人君莫先於法天道莫急於順人心
上天以生物爲心故春夏以長養之秋冬以收藏之皆所
以生物也其間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焉有時而肅殺焉

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而不有焉。則上天生
 物之心息矣。臣願陛下之法天道也。夫民待君以為生。
 故人君視民之休戚必若已之休戚。誠以君民同一體耳。
 取之有節。則民生遂而得其所。今浙西既平。租稅既廣。科
 徵之當減。猶有可議者。臣願陛下之順人心也。法天道
 順人心。則存於心者自然忠厚。施於政者自然廣大。祈天
 永命之道。未有越此者也。陛下建國之初。方將立法垂
 憲。以定一代之典。制度禮文之事。可議者固多。未敢悉數。
 特舉帝王為治之大要。冒昧以聞。疏奏。上嘉納之。

按此篇在皇明後集卷四。第一。大奏疏。其言精辭壯。
 切。洞達。呼。嗟。周。召。孔。孟。之。音。藉。以。處。此。

邸抄報意

六月立刻期百戶所選疾行卒二百名隸之以通捷報○
楊璟等克靖江路下令禁止侵掠復遣兵攻下柳州招諭
兩江溪洞○七月左江太平府土官黃英衍右江田州府
土官岑伯顏各遣使賞印章詣軍門降○廖永忠進兵次
潯州容州同知明安普花率父老迎降進次貴州鬱林州
知州張那海亦降進克橫州次南寧元土浪屯田千戶宋
真執其守將平章皎住等遣使請降永忠悉收諸司印章
命真守其城遣指揮耿天璧等討元平章阿思蘭於象州
師至賓州境阿思蘭部將李戰敗知執不可爲乃率所部
詣永忠降獻其銀印三銅印三十七金牌五廣西悉平○

廣西平

鄧愈進兵克隨州元守將右丞王誠降討平麻張新寨及
信陽玲瓏寨遣指揮王成等攻破光石腦山寨擒偽副樞
張成同僉劉敬等六十餘人斬之俘士卒三千人于是葉
舞陽魯山等縣相繼降附南陽悉平○上遣使賑恤中原
老稚孤貧者○時潼關以東皆平 上命諸將旋師進取
元都 上亦發汴梁回京師大將軍徐達等自陳橋入辭
諭之曰朕初與公等率衆渡江誓除禍亂以安天下今士
卒舍父母妻子戰鬪於矢石之間百死一生久未休息故
每念之惕然于心然非得已也中原之民久爲羣雄所苦
从亡流離徧于道路天監在茲朕不敢怠故命爾等帥師

非征廓清中原。拯民艱苦。昔元起沙漠。其祖宗有德格天。入主中國。將及百年。及其子孫怠荒。罔恤民艱。天厭弃之。君則有罪。民復何辜。前代革命之際。兵戈相加。視如仇讐。肆行屠戮。違天虐民。朕實不忍。爾諸將帥。當以爲戒。克城之日。毋掠擄。毋焚蕩。毋妄殺人。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庶幾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以成此伐罪救民之志。有不恭命者。必罰無赦。諸將感激拜辭而行。○以都督馮勝爲右副將軍。留守汴梁。○上謂羣臣曰。至尊惟天。張正常以天師爲號。褻天甚矣。其更之。改其印爲真人印。

規取河北

閏七月徐達等分布士馬規取河北自中灤渡河取衛輝元守將平章龍二弃城走彰德進克獲嘉降縣尹胡中信俾守衛輝師至彰德龍二復出走其部將楊儀卿來降得船八千餘艘遂下磁州進攻廣平元平章周顯先遁邯鄲縣尹都文王率耆老降克趙州獲元將侯僉院進克臨清獲元將李寶臣都事張處仁以爲向道達檄諸將各率馬步舟師大會于臨清進攻元都遣顧時浚閘以通舟師先取德州克長蘆守將左僉院遁至直沽獲其海舟造浮橋以濟師常遇春等率舟師並河東西以進步騎遵陸而前元丞相也速捍禦海口望風奔走至河西務元平章俺普

朶兒只進巴等迎敵大敗之。檄知院哈刺孫及省院將校三百餘人，俺普等遁。○師至通州，距城三十里爲營。衆欲速攻之，指揮郭英曰：「我師遠來，敵以逸待勞，攻城非吾力也。宜出其不意，破之。」翌日天霧，英以千人伏道旁，率精騎三千直抵城下。元將五十八國公率敢死士萬餘，張兩翼而出，與戰良久，英佯敗，敵乘勝來追。伏兵中起，截其軍爲兩道，斬首數千級，擒元宗室梁王孛羅遜克、通州○元主聞報，大懼，集三宮后妃、太子同議，避兵北行。遲明，羣臣會議端明殿，及開門，忽有二狐自殿上出。元主見而歎曰：「宮禁嚴密，此物何得至此？殆天所以告朕，朕其可留哉！豈可。」

復作徽欽，啣璧求活。其左丞相失烈門、知樞密院事黑斯等，皆勸固守京城，不聽。卽命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丞相慶童同留守燕京。夜半，遂開建德門北去。如上都。○八月二日，大兵至燕京，攻濟化門，填濠登城而入。大將軍達登濟化門樓，執元淮王及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左丞丁敬等，戮之。獲玉印二，玉璽一封，其府庫圖籍寶物，及封故宮殿門，以兵守之。宮人妃主，令其宦寺護持，號令士卒，毋得侵暴人民，安堵市肆不擾。

按元主嘗以國祚問術士，對云：千秋萬歲無疆，必虛。惟五月並行，乃可憂耳。至是大開兵至，而

詔以汴梁爲北京，金陵爲南京。

按我 太祖駐國創業定鼎金陵然以六朝國祚不
 而歷代帝王皆都中原意欲遷都及得汴梁親往視之
 故有北京之建既而復謂羣臣曰大梁四面受敵非建
 都之地且人民稠敝不可重勞興築也罷之又言遷
 于長安者以漕運艱難而止監察御史胡于祺請遷都
 關中不報又嘗議建都北平可以控制胡虜以問廷臣
 翰林修撰欲人鮑頰對曰胡主起自朔北是以立國在
 燕天運已改不可因也今南京與王之宮室已完不
 必改國傳曰在德不在險也復止後雖管鳳陽為中都
 然竟亦泥於劉基之言而不遷也至我 文廟因封燕
 王得天下後 定都北平

是月六日夜京師天鳴十一日大赦天下與民更始惟十
 惡不赦○放元宮人○設六部官職分理天下庶務以滕
 毅為吏部尚書樊曾璞為侍郎前司農卿楊思義為戶部
 尚書少卿劉誠為侍郎錢用任為禮部尚書世家寶為侍

郎陳亮爲兵部尚書朱珍爲侍郎周禎爲刑部尚書盛京
輔爲侍郎張仁爲工部尚書張文爲侍郎○御史中丞劉
基辭歸青田先是上北巡命丞相李善長及其留守京
師基見上曰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
惠政可施也上然之基素剛嚴督察內外有犯悉寘于

劉基守法

法復按劾中書省都事李彬犯法罪當死善長素愛彬祈
緩其獄基不聽奏上竟處彬死刑由是與善長大忤上
回京善長愬之基求退遂歸○命學士詹同等十人分行
十道訪求賢哲隱逸之士○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
用金者命皆以銅爲之有司言費小不足靳上曰朕富

守令賢則
民有賴
殊厚則官
無邪正
賢所以出
民也

心美數

有四海豈吝此然所謂儉約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小用
不節太費必至開奢汰之原啓華靡之漸未必不出小而
至大也○徵天下賢才至京授以守令厚賜而遣之上
語中書省臣曰治國以得賢為先賢者天下之望今以布
衣之士新授以政必有以養其廉耻而後可責其成功洪
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此古人之良法美意也○九月
江西行省參知政事陶安卒安在翰林上賜一對國朝
謀略無雙上翰苑文章第一家及歿上哀悼親制祭文
遣使祭之追封姑孰郡公先是有御史言安隱過上曰
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由知之對曰聞之道路上

日御史聽道路之言以毀譽人以此為盡職耶命黜之

按開國大臣皆封者甚罕身封公者惟李善長一人追封八者惟高安一人劉基汪廣洋二人俱止封伯

元將王左丞攻潼關守將郭興指揮于光齊擊大敗之李思齊等自是不敢復窺潼關○大將軍達遣孫興祖俞通

源等帥師進克永州常遇春傳友德等略保定中山今定

河間俱下之○上以元都既克命大將軍率諸將進取山

西○下詔求賢曰朕惟天下之廣固非一人所能治必得

天下之賢其成之向以干戈擾攘疆宇未一致賢養民之

道求之深講雖賴一時輔佐匡定大業然而懷才抱德之

士尚多隱於岩穴豈政令靡常而人無守歟刑辟煩重而

取山西

詔求賢

謙光

士懷其居歟。抑朕寡昧。事不師古。而致然歟。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思欲堯舜君民者。豈固汨沒而已哉。今天下頗定。日與諸儒講明治道。啓沃朕心。豈敢不以古先哲王自期。若宥之士。有能以賢輔我。以德濟民者。尚不吝弃。○十月。詔改元燕京爲北平府。置燕山等六衛。以都督孫興祖。華雲龍守之。○常遇春等取真定。○司天監進元主所製水晶宮刻漏。備極機巧。上覽之。謂侍臣曰。廢萬機之務。而用心于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滅亡。命左右碎之。○以耆儒梁真。王儀爲太子賓客。秦鏞。盧德明。張昌爲太子論德。○時御史大夫湯和平。

章楊璟俱征南班師還京。上復命和璟俱為偏將軍統兵同大將軍征山西。又調右副將軍馮勝帥師由河南進征山西。渡河克武陟。下懷慶。兵至太行山碗子城。破其關。元守兵奔潰。進取澤州。破磨盤寨。獲偽叅政俞仁。戮之。進克潞州。

十一月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圓丘。○大將軍徐達帥師伐北平。道真定。趨山西。所過擇人守要害。及平。未附山寨。遣傅友德、薛顯將騎三千。畧平定州。擒其將湯同僉。取七塚寨。遣陸聚攻車子等寨。及井陘、鳳山、城山、鉄山寨。皆降之。復取故關山寨。承天寨。○鄧愈討蜀之恭張。獲之。悉定金

商均房數州之境。○召劉基還京師。手詔曰：爾嘗從朕于
羣雄未定之秋，居則匡輔治道，動則仰觀天象，察列宿之
羅布，驗日月之何光，指示三軍，往無不克。至于彭蠡之塵
戰，砲聲擊裂，猶天雷之臨首；諸軍吶喊，雖鬼神也悲號。自
且至暮，如是者凡四。爾亦在舟，豈不同患難也哉！今天下
一家，爾當疾至，同盟勳冊，庶不負昔者之多難。但着鞭一
來，朕心悅矣。基至京，詔贈基祖父爵，皆永嘉郡公。上欲
授基爵，基固辭曰：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聖
恩深厚，榮顯先人足矣。

按劉基傳：太祖使都督馮勝將兵攻某城，命劉基授
方略。基書片紙投之，使夜半出兵。云至某所見某方清

雲起即伏兵頗有黑雲起者是賊伏也慎勿妄動日中
後黑雲漸薄則與青雲接者此賊歸也即衝枚驅其後
擊之可盡擒也宋初莫肯信至被半請所指地果有雲
起如某言家以為神莫敢違竟拔城擒賊而還建被
聖祖所謂指示三軍無不克此其一徵也抑其昔見
異雲而知天子氣此未見雲而預定兵符其淵微神妙
知天合
天矣

詔禁胡俗悉復中國衣冠之舊 上克元都乃詔衣冠悉

復唐制士民皆束髮於頂官則烏紗帽負領束帶黑靴士
庶則服四帶巾雜色盤領衣不得用黃玄其辮髮胡髻胡
服胡語一切禁止○宴東宮官及儒士各賜冠服先是建
大本堂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諸王以
選觀侍太子說書命諸臣分番夜直 上時臨幸商確古

使恩義各
盡則無妨
釋之謂故
惟聖祖
爲能先見
其微

都四夷

今評論文字。是日命諸儒作鍾山龍蟠賦。時雪賦。故有是
燕賜。○上御文樓。太子侍。因問近與儒臣講何史。對曰。漢
七國事。上問曲直安在。對曰。曲在七國。上曰。此講官
一偏之說。景帝爲太子時。以博局殺吳世子。及爲帝。又輕
聽晁錯。黜削諸侯。七國之變。實由于此。若爲諸子講此。則
當言藩王當上尊天子。無撓天下公法。如此則爲太子者
知隆親親之恩。爲諸子者知夾輔王室。盡君臣之義。○遣
使頒詔報諭安南占城高麗日本各四夷君長。詔曰。昔帝
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無有遠邇。一視同仁。故中國尊
安。四夷得所。非有意於臣服之也。自元政失綱。天下兵爭

者十有七年。四方遐裔。信好不通。朕肇基江左。掃羣雄。定華夏。臣民推戴。已主中國。建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頃者克平元都。疆宇大同。已承正統。方與遠邇相安。于無事以共享太平之福。惟爾四夷君長酋帥等。遐邇未聞。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十二月。徐達與諸將議曰。聞擴廓帖木兒出太原。由保安經居庸。進攻北平。孫都督總六衛之師。足以鎮禦。我與爾等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則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此其法所謂扼吭撻虛者也。若彼還兵救太原。則已爲我牽制。進退失利。必成擒矣。諸將皆曰善。遂引兵徑進。擴廓帖木兒聞之。果還兵。其鋒甚銳。萬騎突

將士同心
謀勇共濟
天佑開國
和氣盈庭

至傅友德薛顯率敢死士數千騎衝卻之敵軍於城西指
揮郭英馮高望之謂常遇春曰彼兵多而不整營大而無
備請夜劫之遇春然其計與徐達謀曰我騎兵雖集而步
兵未至何以能戰莫若遣精騎夜劫其營其衆可亂衆亂
主將可縛也達從之會擴廓部將豁鼻馬潛使入約降且
請爲內應達大喜遂乘夜襲之先遣五千騎伏城東十里
以舉火鳴砲爲期至夜郭英率十餘騎潛入其營舉火鳴
砲伏兵亦舉火鳴砲遇春等引兵繼至鼓譟之聲相接敵
大潰亂自相殺戮擴廓方然燭坐帳中聞變倉卒不知所
出亟納靴未竟蹠一足急踰帳後出乘驛馬從十八騎遁

汪河節度
蘇武而
聖祖報之
遠道漢武
至河節度
方略才以
賢于蘇武
夫亦感
聖祖殊恩
而不能自
知隱耶

去追不及遂克太原。豁鼻馬帥餘衆降，得兵四萬餘人。馬
四萬餘匹。達復遣傅友德、薛顯將步騎邀擊賀宗哲軍於
石州，敗之。俘忻霍絳猗氏平陽等處皆平。○前奉使汪河
自陝歸，河自癸卯歲奉使被拘于陝右，至是凡六年。抗厲
不屈，完節東歸。上嘉之，擢為吏部侍郎、河備陳虜中事。
且上方略，擴廓帖木兒竟由是敗。○詔來春舉行耕籍田
禮。

古者天子籍田千畝，所以供粢盛備饋。
漢自經亂，其禮已廢。至是，上命舉行。

一日退朝還宮，皇太子諸王侍。上指宮中隙地，謂之
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為游觀之所。今但令內使種蔬

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昔商紂崇飾宮室。而天下

怨之。身死國亡。漢文帝欲作露臺。而惜百金之費。當時民

是以貴者共毀

安國富。夫奢儉不同。治亂懸判。爾等當記吾言。常存儆戒。

○又一日朝罷。上召宿衛武臣諭之曰。朕與爾等起布

衣。歷戰陣十五六年。乃得成功。朕今爲天子。卿等亦任顯

其榮。多少

榮。居富貴。非偶然也。當四方豪傑並起。互相攻奪。危亦甚

帝心切天也。

矣。然每出師。必戒將士。毋焚民居。此心簡在。上帝故有

今日。卿等亦思曩時在民間。視元之將帥。輕裘肥馬。氣談

赫然。何敢望之。然彼之君臣。不思祖宗創業之艱。驕淫奢

大病

侈。但恣一身逸樂。不恤生民疾苦。一旦天更其運。非但不

能保其富貴，遂至喪身滅名。今曆數已膺，朕何敢驕怠。常
恐政事廢缺，日慎一日。自非稿賞軍士，宴百官，享勞外，更
未嘗設宴爲樂。爾等亦須勤身守法，勿忘貧賤之時。勿爲
驕奢淫佚之事，則身常榮而家常裕矣。○安南國王陳日
燧遣使朝貢。二年，詔封爲安南國王。○定三師朝東宮儀。
上以東宮師傅皆勛舊大臣，當待以殊禮。朝賀東宮，難
同庶僚，故命禮官考古定儀。○頒社稷壇制于天下郡邑。
設城西左社，右稷，各方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寸，陛三級。祭
用春秋二仲月上戊日。○詔立旗纛廟京師，於都督府治
之後。天下衛所，于公署後，以霜降日致祭。○詔中書省令

禮官定官民喪服之制。從御史高原侃言。京師四方視效。送終尤禮之大。乞禁元俗喪葬設宴作樂娛尸。故有是詔。
巳酉 洪武二年

正月高麗王王顛遣使奉表朝貢。○召元舊臣問其政事得失。馬翼對曰。元有天下。寬以得之。亦寬以失之。上曰。嘗聞寬則得之。未聞以寬失之也。夫步急則躓。弦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寬。元季君臣耽於逸樂。循至淪亡。其失在於縱弛。實非寬也。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棄爲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爲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

精新之理
不迷影響

歐陽修

○勅建元右丞余闕江州總管李補祠肖像祀之。○諸軍

皇明御制通鑑卷四
攻大同路克之。元平章竹真奔城走，追擒之。傅友德願時
等領兵，建太和嶺之西北，次宣德府，敗元將脫列伯。○以
功臣胡大海、耿再成、趙德勝、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桑世
傑配享太廟。○免山東、山西、北平、河南及秦隴等處稅糧。
詔曰：朕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率衆渡江，保民圖治。今十
有四年矣，荷天眷佑，西取陳友諒，以安荆楚；東縛張士誠，
以平三吳，遂至八齊，直抵以極于海。悉皆勘定，重念中國
本我華夏之君所主，豈期胡人入據。已及百年，天厭昏愚，
羣雄並起，以致干戈紛爭，生民塗炭。是用命將北征，兵渡
大河，齊魯之民歡然來迎，饋糧給軍，不辭千里。朕思斯民

當元之末。疲於供給。今旣效順。何忍復勞。朕爲天下之主。深用憫焉。已將山東行省。洪武元年。稅糧免徵。不期天旱。民尚未甦。其洪武二年夏秋二稅。再行蠲免。近者平燕都。下晉冀。土地疆宇。盡爲國家所有。其民久被兵殘。困於徵歛。尤甚齊魯之民。及北平。燕南。河東。山西。新附地方。洪武二年。稅糧亦與蠲免。河南諸郡。歸附以來。久欲惠之。奈西北未平。則出師所經。必資糧餉。是以未遑。今晉冀平。大軍已入矣。其西抵潼關。北界大河。南至唐鄧。光息。洪武二年。夏稅秋糧。盡行蠲免。以遂朕之初意。今大兵所克。秦隴等處。新附地方。重念其民。久被兵殘。困於徵歛。其洪武二年。

夏稅秋糧。一體蠲免。以稱朕恤民之意。○詔曰。朕本布衣。率衆渡江。首定太平。次居建業。肇興丕基。其鎮江。太平。寧國。廣德。爲京師之翼郡。創業之初。興師旅。定羣雄。軍需錢糧。供億浩繁。止此數郡。以足我用。子孫百世。何忘江左之民。朕欲數郡之民。次第甦息。故先太平。次應天。鎮江。俱已蠲免稅糧一年。今洪武二年夏秋二稅。應天。太平。鎮江。再與蠲免。其寧國。廣德。及滁和。無爲。等州。亦與蠲免。以甦吾民。稱朕意焉。○遣使賞勅往山西。諭諸將曰。近者大夫湯和。定浙左。平閩中。平章楊璟。靖湖湘。定廣西。班師還朝。未嘗定賞。爲大將軍等。滅胡未還故也。於是再遣各官從大

將軍征進其環兵出澤趨潞中道與賊相拒雖少算以累
此使入海身難軍此亦兵家常事又何慮焉太原之捷得此以分彼勢亦
可謂奇矣今定偏將軍和居馮宗異之下偏將軍璟居和
之下協力同心剪除餘虜務在殄滅勿以細故爲慮○勅
中書省臣曰元末政亂禍及生靈朕倡義臨濠以全鄉曲
繼率英賢渡大江遂西取武昌東定姑蘇北下中原南平
閩廣越十有六載始克混一每念諸將相從捐軀戮力開
拓疆宇有共事而不覩其成建功而未食其報追思前勞
痛切朕懷人誰無死死而不朽乃爲可貴若諸將者生建
忠勇之節死垂無窮之榮身雖滅而名永不磨矣其命有

司立功臣廟于鷄鳴山序其封爵為像以祀之○命中書省定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城隍諸神祭禮○置河間長蘆河東陝西都轉鹽運使司。

按國朝以鹽課給邊餉餉而水旱凶荒亦藉以賑民故天下筦榷之利莫如鹽制產鹽之地設都轉運使司者六鹽課提舉司者七而兩淮課三百萬至與漕運米直等次浙次長蘆次福建廣東又次河東其奏辦有額課歲終轉運若提舉司其所辨出給課如目上以待會虧額者追理其商販各照上所定行鹽地轉賣毋過界合用引口各運司以時請戶部請內府印造給付而諸所開內鹽量所在米價高下道里遠近險易為之則召商納粟中已給引請場行支鹽如日而嚴額外者亦許賣之課鹽出場經批驗所依數驗掣所過官司辨驗放行其引與鹽離者同私鹽追斷尚所中者鹽發賣已印所在引運官運司類進造引者斬而鹽課與家俱行商中鹽及坐私遠船隻之令其竄下勘實以附進有丁產於鹽人皆免優免祿法差併其犯者杖斷決後其州

弄杖一百。仍煎鹽諸法令。詳其兩浙、淮、河、西、成、道、鹽、務。行都督之。又往往出。致憲重臣。未認行天下鹽。以爲常。福建鹽。以行鹽無鹽地。無鹽院。河東鹽。以出。有專所。無鹽司。乃廣東。兼之。僅置提舉司云。

定翰林院官制。以侍讀學士朱升爲學士。陳桎詹同爲直學士。○遣前國子祭酒孔克堅祀孔子于闕里。○命都督孫遇仙等一十八人祭天下嶽鎮海瀆之神。○命祀馬祖諸神。築壇于後湖。

按周官春祭馬祖。夏祭牧人。冬祭馬步。馬祖。天。明星也。孝經說云。先教始養者。馬社始乘馬者。世本日馬步。謂神之災害。于馬者。

二月 上耕藉田。既又命 皇后率內外命婦。蠶于北郊。以爲祭祀衣服。○更定太廟時享。春以清明。夏以端午。秋

以中元冬。以冬至。○元學士承旨危素學士張以寧王時
編修雷煥刑部侍郎程儒太常博士孫吾與胡益禮部員
外郎曾堅主事王肅等自北平至京詔以新製衣冠賜之
尋以素及時爲侍講學士以寧爲侍讀學士益爲禮部員
外郎儒爲刑部侍郎肅爲禮部主事。○湖廣省臣言慶遠
地接八番溪洞所轄南丹宜山等處宋元皆用其酋爲安
撫使以統之天兵下廣西安撫使莫天讓首來款附亦宜
錄用以統其民。上從之詔改慶遠府爲慶遠南丹軍民
安撫司置安撫司同知副使經歷各一員以天讓爲同知
王毅爲副使。○詔立皇陵碑加 仁祖淳皇帝陵名曰英

陵二年復更爲皇陵立衛守之○詔增天下神祇壇於國

丘之東方澤之西○以待讀學士秦裕伯爲侍制

裕伯大名入先從父任元都就學內監登第累官至福建行省郎中會世亂并官寓揚州復避地松江之上海時張士誠據姑蘇遣人招之拒不納吳元年上命中書書檄下松江起之裕伯對使者曰受元爵祿三十餘年肯之不忠也毋喪未終忘哀而出不孝也乃上書中書省固辭洪武元年復倣起之稱疾不出上乃手書諭之曰海濱之民好聞裕伯智謀之上而居此地苟堅守不起恐有後悔裕伯拜書入朝裕伯辨博善爲說辭上命爲侍讀學士屢以故階不免授以待制

上與侍臣論待大臣之禮劉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盤水加

劍詣請密室自裁未嘗鄙辱之詹同侍坐因取大戴禮及

賈誼疏以進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勵廉耻而君臣

品骨富于
古人中求
之

不磨

之。恩義兩盡也。○上深然之。○上與翰林待制秦裕伯論學術。上曰。爲學之道。志不可滿。量不可狹。意不可矜。志滿則盈。量狹則驕。意矜則小。盈則損。驕則惰。小則陋。故聖人之學。以天爲準。賢人之學。以聖爲則。苟局于小而拘于凡近。則亦豈能擴充其學哉。裕伯對曰。誠如聖言。○上與儒臣論易。至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上曰。人主職在養民。但能養賢。與之共治。則民皆得所養。然知人最難。若所養果賢。而使之治民。則國無虛祿。民獲實惠。苟所養非賢。反厲其民。何補于國哉。故人主養賢。非難。知賢爲難。○上謂學士詹同曰。古人爲文。或以明道德。或以通

大周之所
沐發

以此律文
文亦宜前

世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亮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使人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不達世務。立辭艱深。意實淺近。即使過于相如楊雄。何禪實用。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詔修元史。上謂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錄。元雖亡國。事當紀載。况史紀成敗。示勸戒。不可廢。乃詔左丞相李善長監修。召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禕爲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等十六人同纂修。開局天界寺。取元經世大典諸書以資參攷。又道儒士歐陽佑等往北平等處采訪。故元元統及至正事蹟。

可作元史
序亦可作
元史附

汪克寬等至。上諭之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行事見於當時，是非公於後世。故有一代之興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載之。元主中國，殆將百年。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簡略，與民休息，時號小康。然昧於先王之道，酣溺胡虜之俗，制度疏闊，禮樂無聞。至其繼世，嗣君荒淫，權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顛危。雖間有賢智之臣，言不見信，信不見用，天下遂至土崩。然其間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賢人君子，或隱或顯，其言行亦多可稱者。今命爾等纂修，以備一代之史，務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隱惡。庶合公論，以垂監戒。既而進濂翰林學士，祿拜待制。

按布衣王彞字宗常。有操行。為文本。徑術。會稽楊維禎。以文主盟。四海。彞獨薄之。曰。文不明道。而徒以色態。惑人。媚人。所謂淫于文者也。作文。妖數百言。詆之。至是。與修元史。

大將軍達承制。遣楊璟等。還征唐州。先是。鄧愈下唐州。以指揮朱某守之。後唐州兵亂。殺朱指揮。蘇家寨賊將老馬劉。及南陽郡縣。皆相應而起。事聞。故有是命。璟至南陽。首諭協應者。曰。今天下大定。唐州亂兵。欲何所濟。徒自速亡耳。汝等皆有生理。胡為效尤。早歸田里。轉禍為福。彼如負固。罪有所歸。由是協應者。皆散。乃轉攻唐州。一鼓破之。戮其首。而宥其餘。南陽。悉平。○大將軍達等。兵克河中府。遂會諸將。進取陝西。造浮橋渡河。攻西安府。○三月。大軍至

保全多少
物命具仁
者之將

李思齊降

思齊慶陽易於臨洮欲先取慶陽然後從隴西攻臨洮達
日不然慶陽城險而兵悍未易猝拔臨洮之地西通番夷
北界河隍得之其人民足以備戰鬪其地產足以供軍儲
今以大軍蹙之思齊不西走胡東手就降矣臨洮既克苑
郡自下諸將然之遂進兵克隴州秦州鞏昌乃遣馮勝統
諸衛兵進征臨洮李思齊窮迫遂舉城降時張思道弟張
良臣守慶陽聞王師克臨洮大懼亦以慶陽降顧時戴德
各將本部兵征蘭州克之大將軍送李思齊赴京入見
上以其順天愛民深嘉慰之命爲江西行省左丞不之官
食祿千京師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亦

令入學。○徵元回回曆官鄒阿里等十一人至京。簡議曆法。占天象。給廩賜服有差。○陝西鳳翔府寶雞縣進瑞麥。有一莖五穗。三穗者一莖。二穗者甚衆。羣臣皆賀。上曰。朕爲生民主。惟思修德致和。以契天地之心。使三光平。寒暑時。五穀熟。人民育。爲國家之瑞。蓋不以物爲瑞。昔帝舜之世。不見祥瑞。曾何損於聖德。○時倭寇劫掠蘇州崇明沿海皆患。太倉衛守禦指揮僉事翁德帥官軍捕之。遇於海門之上。翦擊殺不可勝計。生獲數百人。得其兵器。海舟奏至。詔以德有功。陞本衛指揮。副使其官校賞綺帛白金。有差。戰溺死者。加賜錢布米。仍命德往捕未盡。倭寇遣使

祭告東海之神德承命往倭畏懼不復出沿海遂寧

五月大將軍徐達進征平涼張良臣復叛達怒趨至涇州諸將以師來會達恐其黨相援乃分將抄其出入之路以兵圍慶陽良臣挑戰擊敗之○上幸鍾山歸由龍岡步至淳化門始騎而入謂侍臣曰朕久不歷農畝道見田者因憫其勞不覺徒步至此國之百需皆其所出爲司牧者亦曾念之乎朕爲此故不覺惻然于心也○六月 上嘗謂濂曰古之帝王當晏安之餘多好神仙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卽神仙也濂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武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心以好賢則賢者在矣天下

濂論俱是
於人

其有不治乎。上深然之。○元也速復侵通州，先是來侵曹良臣以千人却其萬騎，至是復至。上命常遇春以所部軍東還禦之，復命李文忠爲副，由遵化度鹿兒嶺，敗元將江文清於錦川，獲其士馬千計。至大寧也速逆戰，敗走。進破開平，元君又北奔，追至北河，俘斬其宗王慶生等，遂進攻大興，文忠度其必走，乃設伏截其歸路，虜果夜遁，遇伏大破之，斬其將鼎住，凡得軍士萬人，車萬兩，馬三千牛，羊五萬，全師還京。○七月七日次柳河川，常遇春得疾而卒，年四十，計聞上震悼，罷朝，追封開平王，謚忠武。樞至龍江，上親製文躬往祭之，慟哭而還。上念其功不置。

謂廷臣曰。朕東撫高麗。西抵土番。北際沙漠。南來交趾。占
城。莫不稽首奉命。以十分而言。遇春居其八九。命配享太
廟。肖像祀于功臣廟。位皆第二。追封三代。皆王爵。長子茂
封鄭國公。次昇。封開國公。長女許爲王太子妃。後勅葬。遇
春于鍾山之陰。○造太廟器成。上諭禮官曰。禮緣人情。
因時宜。不必泥古。近時祭禮。俱用古。籩豆之屬。宋太祖曰。
吾先祖亦不識此。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今造
宗廟祭器。宜依常時用。于是造酒壺。盂。盞。及揮。旒。枕。簟。篋。
筥。帷帳之屬。皆象平生所用。○命吏部定內侍諸司官制。
上曰。朕觀周禮所記。未及百人。後世至踰數千。卒爲大

患。今雖未能復古，亦當爲防微之計。古時此等所治，止于酒醬醢醢，司服守祧數事。今朕亦不過以備使令，非別有委任，可斟酌其宜。毋令過多。○大軍圍慶陽日久，王保保欲爲張良臣聲援，遣將韓札兒攻破原州。守將指揮陳壽等皆陷沒。徐達與諸將議以驛馬關當原州之衝，遣右丞徐禮將兵控扼。馮勝亦駐軍於驛馬關之東，去慶陽三十里，與禮緩急相應。復令傅友德薛顯帥兵駐靈州，鞏正守邠州，葉國珍守彭原，以遏之。札兒復攻陷涇州，勝等追擊之。札兒遁去。初，良臣之復叛也，自以其城高，兵精，可據以守。又以其兄思道王保保爲聲援，賀宗哲等爲羽翼，姚暉

即韓麻帖木兒子初名

分不仲當

將軍良臣

陝西平

吳龍

等為爪牙，故欲拒守以圖大功。及王師圍城，數戰不利，遣人赴寧夏求援，皆被獲。王保保援兵，又為我師所扼，不能至。內外音問不通，糧餉乏絕。至煮人汁，丸泥嚙之。姚暉等知事不濟，獻門納師。八月二十一日，達勒兵入北門。良臣投井中，引出斬之。慶陽平。并下平涼。王保保賀宗哲皆北遁。遣薛顯等追之，不及。陝西悉平。達等班師還京。○征南將軍廖永忠、副將軍朱亮祖等，自廣東班師還京。上命皇太子率百官迎勞於龍江，入見。上撫慰，惟甚。復命皇太子送永忠歸第。○時中原南北皆定，惟偽夏王明昇竊據巴蜀未下。上命楊璟往招諭之。時昇年尚幼，國事

前賢未受
事而即處
夫机今人
身當其任
或師失地
而不知保
何相去若
此

皆決於毋彭氏及其偽丞相戴壽璟至巴蜀諭以禍福并
亦不欲奉國入覲牽於羣議不決璟將還復以書曉之極言大
可小順逆利害之勢并不能從○詔李文忠代領常遇春之
衆應援慶陽文忠行至太原聞慶陽已平而元兵攻大同
甚急文忠謂副將趙庸等曰吾與君等受命而來聞外之
事有利於國者專之可也今大同受敵若候進止吾恐敵
愈熾不可復制豈不失機衆曰諾遂由代出鴈門關九月
師次馬邑元邏騎數千猝至文忠與戰敗之擒其將不革
檄帖木越次白樺驛又擒黔虜四大王時天雨雪文忠疑
有伏乃身引數騎入山察觀之前軍已駐營去敵五十里

文忠至，遂令遷之。復前進五里，阻水爲營。先遣人間行，達大同城中，方知是夜元將脫列伯果悉衆來攻。文忠令鮮食堅壁不動，先以兩營誘敵，督人死戰，自寅至辰，度其饑疲，乃分兵爲左右翼，身當前鋒，奮擊大破之，生擒脫列伯，降其衆萬餘，獲輜重馬匹無算。遂進兵追孔興至東勝州莽哥倉，不見虜而還。先是元主走屯蓋里，命脫列伯、孔興以重兵攻大同，欲圖恢復。至是脫列伯被擒，孔興走，德其部將復斬之來降。元主無復南意。○元史成李善長等奉表進。上親䟽張中十事，命宋濂作傳。

按張中，字景華，江西臨川人。少習儒，以春秋進士舉。不中選，遂致仕。山木，遇異人，授以太極、數學，時天下大亂。

曆師大可

與人言避兵之方從則占遂期內歲壬寅上率師下豫章鄧愈因薦中召至問曰予定豫章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民自此蘇息否中對曰未也且夕此地當流血盛舍焚燬殆盡錢氏亦為灰燼惟一殿存耳及指揮陳泰反一如中言陳友諒圍豫章三月不解上舉兵伐之召問中中對曰五十日當大勝亥子之日獲其首級其戰必在南康上因命中從行舟次孤山無風不能進中曰當祭之祭已風大作遂達彭蠡湖常遇春與敵戰于康降山被圍其勢甚危僉謂不可救中曰亥時當自出如期果出連戰輒大勝陳友諒中飛矢死降其衆五萬初豫章受圍上問何日圍解中曰當在七月丙戌暨報至乃乙酉益日官筭曆是月差一凡實存丙戌解去其他奇中往往類此中為人謂介寡與

上以郊社諸祭壇而不屋行禮之際或雨沾服失容因諭禮官崔亮等考求前代有宋祥符九年南郊值雨就太尉廳望祭元經世大典壇垣內外亦嘗建屋以備風雨之文

禮有在一
射為禮宜
而在后世
可以為禮
久而此類
好也

乃詔有司于三丘壇南建殿九間社稷壇北建殿七間如
值風雨則于此望祭。○占城國王阿荅阿者遣其臣虎都
蠻來朝貢。○功臣廟成。綬功以徐達為首次常遇春李文
忠鄧愈湯和沐英胡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華高丁
德興俞通海張德勝吳良吳貞曹良臣康茂才吳復茅成
孫興祖凡二十有一人死者肖像祀于廟生者襲其位。
十月高麗使者辭歸。上以書賜其國王王顥諭以持危
保國之道戒其奉佛求福之謬而倭人出沒尤當慎禦。又
以六經四書通鑑漢書賜之。○命天下郡縣皆立學諭中
書省臣曰學校之教至元其激極矣使先王衣冠禮儀之

教混爲夷狄。上下之間。波頽風靡。故學校之設。名存實亡。况兵變以來。人習於戰鬪。惟知干戈。莫識俎豆。恒謂治國之要。教化爲先。教化之道。學校爲本。今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禮延師儒。教授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以革汚染之習。此最爲急務。當速行之。○以方克勤爲寧海訓導。克勤樂于育才。負笈來從者甚衆。克勤據經陳義。聞者悅服。○遣使致書元主。書畧曰。朕觀羣雄割據。荼毒生靈。君不能控禦。致諸將各懷不軌。靡有戡定禍亂以安生民者。朕乃率諸將西平湖湘漢沔。南取交廣。東定吳越。入閩。兩江皆入

版圖。茲欲息兵以觀君之爲計。而君之將臣張恩道李恩
齊王保保三人者。不爲國謀。分據秦晉。互相讐殺。民遭塗
炭。朕乃命大將軍自前歲出。由齊魯經洛河。次燕趙。我師
未至。君已棄宗社去。朕謂君自知胡無百年之運。能順天
道。歸我中國故土。上策也。未幾邊將來報。君率殘兵留連
開平。朕思君前日宗社莫安。國用富實。尚不能削平羣盜。
今遠寄沙漠。欲効漢之匈奴。唐之突厥。出沒不常。以爲邊
患。是君之計不審也。方今中國盡爲我有。華夏已平。外夷
咸附。若命將出師。直抵陰山之北。則君雖有百萬之衆。何
能爲哉。此時君即遁逃。亦將無所往矣。朕以誠心待人。明

示機策。改圖易慮。安分順天。以存宗祀。不亦善乎。君其思之。

十一月。以廣東行省叅政周貞爲刑部尚書。上諭之曰。

刑以輔治。唐虞不免。觀舜命皋陶之辭。始曰明刑。終期無刑。皋陶告舜。亦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當時君臣。莫不恤刑爲重。而民亦不自犯。所以能致雍熙之治。朕嘗觀此。深有所契。即當體之。○甘露降于乾清宮後苑蒼松之上。宋濂作頌以獻。

十二月。大賞平定中原征南將士。徐達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表裏。廖永忠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三十表裏。胡廷

上行下化
作今日然

瑞、楊璟、康茂才，各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七表裏。傅友德、薛顯，各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七表裏。馮勝、顧時、朱亮祖、郭興等，各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餘將士各有差。上念副將軍常遇春功勞，與大將軍一體優賞。○其露降于鍾山，羣臣稱賀。上曰：休咎之徵，雖各以類應，朕德涼薄，烏足以致斯。翰林雖稼對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其露降。陛下敬恭天地，輯和民人，故嘉祥顯著。起居魏觀曰：帝王恩及于物，順于人，而其露降。陛下寬租賦，減徭役，百姓歡豫，神應之至。以此故也。學士危素曰：王者敬養耆老，則甘露降于松栢。此陛下尊賢

卷一百一十五
千聖百王
之九

養老之所致也。宜告于廟。頒示史館。以永萬億年無疆之
休。上曰。卿等援引載籍。言非無徵。然朕存心警惕。惟恐
不至。烏敢當此。一或忘鑒。而生驕逸。安知嘉祥不為災異
之兆乎。告諸宗廟。頒之史館。非所以垂示于天下後世也。
羣臣皆頓首謝。○殘元王保保知大將軍南還。自甘肅來
襲蘭州。守將指揮張溫挫其鋒。保保少却。遲明。溫收兵入
城。敵兵遂圍城數重。溫堅守不與戰。守鞏昌指揮于光來
援。至馬關灘。猝遇保保兵。戰敗。被執。至城下。使呼張將軍
出降。光大呼曰。我不幸被執。公等堅守。徐總兵將大軍行
至矣。敵怒。殺之。城中聞光言。守益固。保保進攻。不利。且懼

大軍至，乃引兵去。事聞，陞溫都督。會事，遣官諭祭。光尋命配享功臣廟。○御史中丞章溢卒。上憫悼，親製文遣人祭之。

按：溢有文武才，蒞官所至有成績。天性孝友，撫世酬德。一本于誠，每臨大事，議論不避權勢，必折衷而後已。凡有諍論，上委曲從之。平生嘉言善行，不可勝紀。至是，毋喪，悲戚過度，營葬，親負土石，感疾而卒。

上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寺人外戚權臣藩鎮夷狄之禍。曰：木必蠹而後風折之，體必虛而後病乘之。國家之事，亦猶是矣。漢無外戚，閹寺之權，唐無藩鎮，夷狄之禍，國何能滅。朕觀往古，深用爲戒。然制之有其道，若不惑於聲色，嚴宮闈之禁，貴賤有體，恩不狎，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牽

於私愛。惟賢是用。苟犯政典。菽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閹寺近習。職在掃除。供給使令。不假兵刃。則無寺人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患害。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待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至於禦夷狄。則修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侵暴之虞。凡此數事。嘗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覽。亦社稷無窮之利也。侍臣頓首曰。陛下此言。誠有國之大訓。萬世之明法也。願著之常典。以垂示將來。○上嘗以事詰責丞相李善長。劉基謂善長勲舊。且能和輯諸將。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之地耶。

方見劉青田之品

相道盡此

忠孝之風
千世日進
見其古

上欲以楊憲為丞相。基與憲素厚，以為不可。上恠之。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上曰：汪廣洋何如？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上曰：胡惟庸何如？基曰：此小積將穢，輒而破犁矣。上曰：吾之相，無論於先生。基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惡太深，又不奈煩劇為之。且孤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

扶國初將才甚衆，相才却少。陶安章溢繼卒，當時可任者，實無過於劉基。使其爰立事業，當有可觀。繼此其佳乎。彥良

占城國遣平章蒲日麻都來貢言安南以兵侵擾其國遣翰林編修羅復仁兵部主事張福齋詔至兩國皆聽命罷兵○李文忠以所俘脫列伯等獻京師上曰彼亦爲其主耳事敗至此情有可矜其釋之仍賜冠服